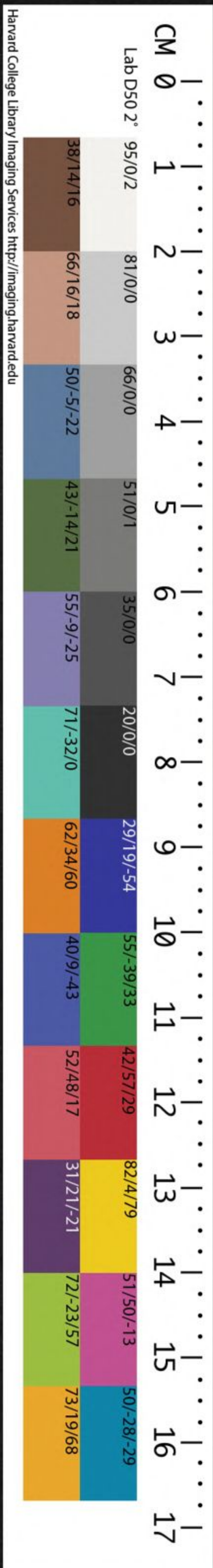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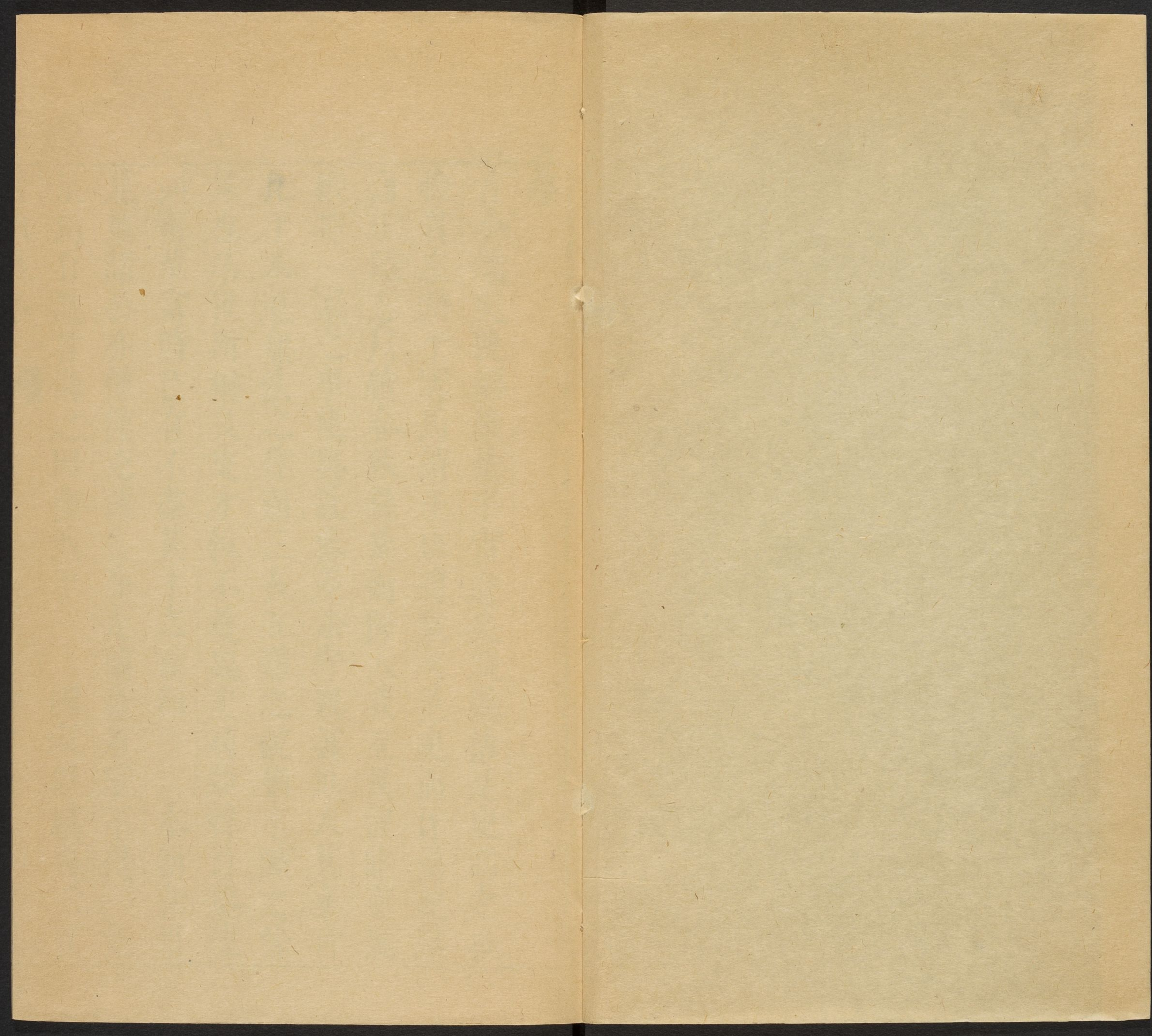


T 2220/2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





序

古今邈矣孰綱維是宇宙遼矣孰彙括是史爲之也
慨自左辨乎審馬誚于班荀袁反范史而作漢紀鑿
齒正陳志以續春秋繇是而降人我互異彼此交譏
縱抑一家之事使典故叅差法守無據斯人其辜可
比于不道無法之律而三長五難之說猶未減之餘
論也第世所稱良史才恒不獲處史局如韓昌黎陳
同甫輩當時已有不盡其才之歎卽 本朝弇州
北地諸公亦僅僅充簿書奔走蘭臺石室不得一託
足焉有識者惜之因憮然于 國家歷禩幾三百

年迄今成史無聞問其所用傳信者不過曰 累
朝之實錄至攷實錄所紀止書美而不書刺書利而
不書弊書朝而不書野書顯而不書微且也序爵而
不復序賢避功而巧爲避罪文獻之不足徵久矣維
余視草禁中學識未充心手相迂轉喉觸諱更有隱
憂余 師大司空何匪莪先生資詣絕倫質文相副
誠三代以上人歷官最久則隨地赴功著作日充而
立言合度仕耻躁途家無私廩間嘗班窺師之爲人
輒鯁然生克見不克繇之懼生平以正 王道明
大法爲已任上取 列聖之典謨旁及六曹九

鎮臣僕士女殊方羣藝之有補益者分事別類細大
必稽爲記三十有七於是師歿矣余得從次君舅悌
索而讀之讀典謨諸記可紹衣 祖考讀天因

諸記可寅畏

上帝讀禮樂諸記可陶淑性情讀

刑法諸記可明慎出入讀河漕諸記可協國而安民
讀兵馬茶鹽諸記可興利而蠲害讀臣林諸記可進
君子讀雜林諸記可退小人讀列女高士諸記可揚
幽貞而獎廉靜讀方外貨技諸記可抑淫巧而服要
荒篇終輒稱郎以衡量焉郎者云何不敢失厥官也
儼若奉 天主于上書外令掌方志凡辨法者考

名山藏
之詔治者登之以竊附于姬官外史之職不爲越冠
而典衣雖然懼矣而勞實甚積累思惟編之一手較
彼十志成于馬續十志補自中郎者不猶百里之聽
與千里之聽乎哉師之疏大學商誥俾聖道沛若江
河記名山藏俾
王章炳如星日雖詩文奏議相
輔以行而名山一書更屬深切而著明一時大觀察
爲峽江曾公講性命學爲八閩所宗而大中丞則雲
間沈公直指使則曲周路公悉同心齊德一道生風
知是書足不朽相與捐俸而剗剗之欲藏之名山者
倏忽懸之國門矣其藏之者師之志其不終藏者詎

非數君子之功與昔裴駟之注史記劉昭之注漢書
皆以後人而操弟子之業其果爲弟子者何似蘇端
明恨不及親事魏公幸載名籍中以附于門下士列
其果爲弟子者又何似此余序之之職也至若綱維
古今櫟括宇宙盡性以明道述史而翼經則自有一
代之鼎鐘千秋之俎豆在泰曷敢知左春坊左諭德
經筵
日講官門人曲沃李建泰頓首
拜撰

學問之道大矣哉博則不陋敦則不怠致治則永勦
傾則寧格主則牖徹正盈明進止之機則類瀾砥而

名山雜序
四維張于萬斯年聖統王猶弗之有逾也而從事寥
寥齷齪者無論已卓焉者酣興墨醅恣毫雲露腸厭
其蠹梨涕其灾日憧憧髯枯頭皓而不知底究于身
若世絲髮馬裨吾 師鏡山先生則可謂終身于斯
而已余出其門讀其書已得其名山一集更孳孳嘆
備美無以加而誠服夫子之脩詞居業非無本而然
也大都士大夫之病在親利名遠經史故躋通膺有
術而決帷幄無術推异已有據而推古今無據或驕
語逃稽而當代管如或哆口寅恭而救時束手爲問
我 國家祥濬何源祐秩何派 二祖

列宗沿革幾何法世守幾何事應斟酌幾何事

后嬪嗣徽幾何氏

諸王封建幾何國名臣芳

蹟疇最其貽穢者疇最九夷八蠻種落奚狀馴悖奚

情版章之大山川險夷奚扼要禮樂政刑弛張棘徐

孰中漕輓錢鹽諸制兵農坳牧諸大務孰弊孰善窮

變通久孰與時宜有犁然掌畫應聲而熟數者伊何

人歟况乎巷寺之佞忠方技之遜見以及女流之幽

芬奇幹并其名耳食罕矣過而問焉者誰噫八股梯

榮律令導主誤

社稷蒼生者職是咎也吾師之

學根抵誠正而得力於洗心退藏居多終其身出山

日少家食時賒無一念寘國卹實無一念縈簪組其
立朝也請定 册有疏止東封有疏守廣寧散蓮賊
有疏留都之浮費漕艘之節裁各有疏鑿鑿然經濟
訐謨無不頌文靖早見而欽仲淹之先憂者至于海
濱巨鯉勢已滔天乃以壑棲逸叟綸羽一揮稽首歸
命眎小邾在春秋不歆大國之血願季路一言而無
盟者孚格之神幾幾過之使其時汲引有人而得畢
其論思匡弼之作用十堯九舜于舞鳳儀于親見乎
何有惜也逆焰如燎典刑抱蔓南臯少墟聯翮霞翔
而師遂以鏡山老矣要以經術經世方之古人又多
讓哉余鄙人也鄰孤聞訃弗克稟師傳表章師學暢
吾師未竟之業于方來而斌斌繼師體者亦清白世
堅手遺編無策授梓相對欷歔忽叅藩曾二雲其人
者蒿眸世蹇軒志千秋式師廬而愾焉蠲祿鳩工勒
厥編以行世噫吾道其有慶乎吾不敢謂天下無吾
師其人亦不敢苛望士大夫必如吾師之清如吾師
之和如吾師之進難而退易但願讀師集者虛叅確
證揚休表微毋世說比之而經史求之于以攷 國
典識時務標轉否亨屯之偉伐而光輔 聖天
子中興之大成師將不沒也夫且好問學孰如我

后每從侍從之餘竊見

采菟批答樂之忘

勞

宸翰天言霏霏式玉頃復

加意

元

良就將蚤計昭昭乎揭帝王大學傳示來茲是編也
約而該贍而不靡上下二百七十年脩齊治平之道
包舉無漏卽以繕呈 乙覽附列 講筵備藜

閣之引陳分

前星之餘照繹

祖啓后之

功行得與

大本寶訓諸書並垂石室而奕世不

朽不亦可乎曰可矣翰林院簡討太原門生王邵泐
手書

較刻名山藏姓氏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華亭沈猶龍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曲周路振飛

福建右布政使吳縣申紹芳

分巡興泉道右參政峽江曾櫻

分守福寧道副使黃岡樊維城

分巡興泉道右參議武進陸卿正

泉州府知府常熟孫朝讓

同安縣知縣餘姚熊汝霖仝梓

鄞縣沈延嘉

同郡蔡復一

門人李建泰

王邵

林欲楫

蔣德璟

鄭之玄

李焜

傅元初

後學湯有慶

蘇琰

林胤昌

黃景昉全較

不肖男九雲九說九祿九戶

孫宗泌謹錄

名山藏目錄

新編目錄

典謨記

典謨記

洪武始
穆宗終

○ 坤則記

坤則記

○ 開聖記

開聖記

○ 繼體記

繼體記

○ 分藩記

分藩記

、 勳封記

勳封記

、 天因記

天因記

、 天啟記

天啟記

輿地記

未全

巨林記

洪武始
隆慶終

典禮記 未刻

臣林外記

樂舞記 未刻

俘賢記

○ 刑法記

高道記

○ 河漕記

方技記

○ 漕運記

方外記

○ 錢法記

藝妙記

○ 兵制記

貨殖記

○ 馬政記

宦者記

○ 茶馬記

宦者雜記

○ 鹽法記

臣林雜記

、 臣林記

本土記

、 臣林外記

本行記

關柝記 無

列女記

儒林記 無

王事記

文苑記 無

兵制記

○ 俘賢記

馬政記

○ 宦者記

茶馬記

○ 列女記

刑法記

○ 臣林雜記

錢法記

○ 宦者雜記

鹽法記

○高道記

河漕記

○本土記

漕運記

○本行記

○藝妙記

○貨殖記

○方技記

○方外記

○王享記

名山藏卷之一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上

臣何喬遠恭輯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圖書

太祖高皇帝御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也姓朱其先

句容人世農桑皇祖始渡淮家泗皇考徙鍾離皇妣

陳生四子帝季也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

骨貫頂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帝實應之當皇妣

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

於土地神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驚避數

里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浴汲河水水
浮紅羅遂取為衣所居尚有神光里人競呼朱家火

往視無有帝所生神祠地至今丈餘莖草不已數日

不乳皇考出求醫有僧坐門告之愈期良久不見皇

考心捨帝出家年十七歲饑疫皇考妣同月沒三兄

亦先後棄世帝孤無依託身皇覺寺為寺僧養鵞溺

圍之之他所遊戲鵞終日不敢出圍別鵞色為隊鵞

皆分隊立居兩月歲荒僧散帝遊食江淮金斗光息

間至潁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在

夜陷麻胡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三載仍還皇

覺寺元至正十一年辛卯歲妖言生徐穎斬黃兵起

徐李芝麻斬黃徐壽輝穎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而

泰州張士誠台州方谷珍皆相煽動惟福通士誠為

盛元人發兵討士誠士誠自秦高郵走渡江據蘇杭

湖江陰長興常諸州縣號周王而徐壽輝據江池斬

黃瑞漢興國武昌饒信徽諸州縣號斬王李芝麻據

徐泗武安沔陽蕭諸州縣號沔陽王劉福通則立韓

山童為宋王號紅巾軍據汴梁潁安豐廬確陽羅山

真陽武陽葉諸州縣是時羣盜四起鍾離定遠間皆

棄農趨凶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率賓客子

弟閉濠守之元丞相脫脫攻福通於汴梁韓山童出走竟死進擊徐州李芝麻亦遁入沔陽脫脫則使其將攻子興將掠俘良民絳其首民驚恐皆奔入濠帝在皇覺寺欲出從將慮絳以俘不則紅巾軍入傷命祝琰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不容予舉大事否請復陰筭陰帝曰舉大事恐凶請陽筭筭仍陰再決之筭躍然立則再決則復陰乃叩濠求入門者欲兵之子興免焉召與語大悅取為親兵妻以所育馬氏女是為馬皇后郭氏軍中呼帝曰朱公子至正十二年春也歲為壬辰脫脫被讒去繼者賈魯魯以其明年

死城圍解公子歸收里中殘健七百餘人獻子興子興以屬公子授公子鎮撫先時李芝麻餘黨有彭早住趙均用來奔子興納以為帥二帥暴公子屬七百餘人於他將率其二十四人南畧定遠定遠人毛麒掖令降二十四人者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皆濠種也復有義旅來歸三千率練之又明年降義兵秦把頭於豁鼻山繆大亨於橫澗山得精兵餘二萬遂取泗及滁迎子興於滁率兵取鋏

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口堡收全椒六合大柳樹諸寨元人來圍六合公子與耿再成壘瓦梁禦之以覆兵破元攻滁之師是爲甲午歲明年乙未擊羣盜於雞籠山與韓把頭戰直搗烏江湯和張天祐從取和陽子興使公子總和陽公子悉取軍中所得婦女還人人悅遂城馬元兵十萬來攻公子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復與諸將擊走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埜先於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元乘公子出則復來李善長擊却之元兵皆走渡江蓋戰三月乃解於是趙德勝等乘勝取真州略平含山

諸縣是春子興卒劉福通杜遵道等復求得韓山童子林兒迎立之爲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署子興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公子爲左副元帥公子不受許用其年紀是時鄧愈自虹來常遇春自懷遠來公子喜遇春勇以爲先鋒公子駐和陽久謀東渡江無舟左君弼據廬州巢人廖永安俞通海合肥人張德勝無爲人桑世傑舍人華高方結水軍巢湖與君弼戰不勝五月使韓成求附於是公子得舟乘漲與元將中丞蠻子海牙戰黃墩及峪溪口敗之遂還和陽

六月公子率諸將乘舟渡江常遇春奪采石磯先登乘勝取太平路豫書禁士略入其城遂張禁者儒李習陶安率父老迎改路曰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公子爲大元帥公子以李善長爲帥府都事以陶安參幕旗志及將士戰衣皆上赤元將用巨舟截采石閉姑孰口絕我歸路陳埜先率衆數萬來攻大元帥遣徐達鄧愈湯和出姑孰東迎戰以別將潛繞其後轉戰至城北雙龍見障端元人愕仰視達等因夾擊之埜先大敗大元帥釋埜先擒使招其軍則皆降是月徐達克溧水州七月命張天祐與埜先攻

集慶埜先陰語其故部曲毋力戰遂不克大元帥怒縱埜先歸埜先發大誓固願附収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將御史大夫福壽合白大元帥書曰集慶左環大江右枕崇岡不利步戰晉隋之取江左皆效於舟師矣元人復盛兵守之聯綴三十里餘進虞斷後守憂乏餉未可攻也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絕其糧道持久而勝之大元帥報曰歷代克江南長江限之吾今已渡江據上游與晉隋勢異步戰足克公毋再圖是月克溧陽州蕪湖縣九月命張天祐等復攻集慶至方山攻破元左荅納識里營走之埜先叛歸福

壽拒戰秦淮我師失利天祐與子興子皆沒桡先追我溧陽溧陽民兵百戶盧德茂佯降以殺桡先是冬元人圍亳劉福通以韓林兒奔安豐元將蠻子海牙復大扼水軍于采石桡先子兆先繼為將屯方山與海牙相望龍鳳二年丙申二月大元帥率常遇春擊蠻子海牙礮碎其舟大破之盡得所扼軍蠻子海牙走集慶三月進攻兆先復大破之降其衆三萬六千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寢戈大元帥解叩鼙寢三萬六千人皆安庚寅進兵集慶未及五里大鼓譟元人皆驚福壽出督戰擊敗

之反閉城大軍傳城遂克之巷戰兵潰或謂福壽曰公且遁福壽叱殺之遂死元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稷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元帥康茂才等率衆降召官吏父老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竝起生民塗炭吾為民除亂耳各守生業賢人君子吾禮用之舊政不便吾除焉名集慶路曰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置上元江寧二縣錄用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

人孫炎字伯融句容人跛而雄辨常窮一廬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雅好飲酒常與夏煜對飲賦

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鄰所與交皆當時豪傑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處下公以處付炎聽炎自辟任時天下方戰爭秀民伏匿山谷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以書招之而薦劉基章溢於帝使者再往還基不起復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論基基無以荅遂巡就見炎炎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基深歎曰基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乃大不如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炎以口舌安反側郡壬寅二月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而所練卒亦應之炎無援被擒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給之日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畱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死義爾賊死勾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噴目擬之炎飲酒自如卒叱其解衣炎大罵曰此紫衣裘乃主上賜我者賊勿解我當服以死賊遂害之年三十又事聞上為嗟悼上即帝位追封丹陽縣男塑像祠之用元御史大夫禮葬福壽徐達湯和張德

麟廖永安等攻鎮江克之洛陽人秦從龍避亂鎮江

大元帥幣求之既至大元帥郊迎治館名與謀謀筆

於漆方從龍薦陳遇亦召禮之稱先生而不名秦從龍為

元江南行臺侍御史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沉粹淡約篤于學問元末為溫州路教授棄官歸自名靜誠

人稱誠靜先生太祖既得遇欲官之遇辭為太祖言溥斂任賢不嗜殺人一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

金疾醫頻來愈入謝太祖望見連呼若子屢官屢辭不強也命其子充宿衛亦辭時時宴見賜坐侍食予

肩輿旗尉十人賜賚甚厚遇於上前稱說正誼往訓羣臣被譴者率為救解年七十餘卒遣祭及賻賜東

園秘器葬之鐘山季子恭累官通政贈遇大理卿遇弟中復水樂初為翰林待詔繪事精雅中復子孟顥

善書改鎮江曰江淮府立淮興鎮江翼元帥府以徐達

湯和為統軍元帥是月克金壇縣六月鄧愈邵成湯

昌克廣德

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大元帥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果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堯仁陳養吾王愷爲都事王濤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爲之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之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爲之

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之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之置兵馬指揮司以達必大爲之張士誠來攻鎮江徐達湯和禦之敗其軍龍潭吳公益達士三萬使與和攻士誠之常州達鹵其弟士德已四十餘日不能下達與諸將並降一官九月公如江淮謁孔子廟勸耕桑治城塹十月以常遇春爲統軍大元帥十一月更益徐達士二萬圍常張士誠攻達和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夾擊大破之虜其將士誠將珍閉城拒守達進師圍之十二月復名江淮府曰鎮江三年丁酉二月耿炳文劉成取

長興改曰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
都元帥守之克常置毘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
總管張赫爲元帥守之改路曰府置京臨永定二縣
以濟南人高復知府事復有惠政能安常人四月公往攻寧國
常遇春中流矢裒創戰克之太平旌德南陵涇以次
下五月張士誠遣將原明寇長興耿弼文擊敗之江
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等克張士誠之泰興常遇春
遣將趙忠王繼祖攻徐壽輝之青陽縣破之繼祖爲
寇功銅陵降六月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徐達
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鄧愈胡大海等取

績溪進取徽州拔之追擊元將於遂安改徽州路曰
興安府立雄鋒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黟祁門皆降
十月常遇春與廖永安克池州繆大亨克揚州十二
月令曰干戈未寧人心初附犯者縲有司吾甚憫焉
其自今月二十日昧爽前無輕重皆釋之四年戊戌
正月樞密院同僉廖永安判官俞通海桑世傑攻張
士誠將瑞於江陰克之世傑戰死鄧愈遣部將王弼
汪同孫茂先取婺源州克之二月以吳禎爲天興翼
副元帥使與其兄良守江陰以常遇春爲江南行中
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三月鄧愈朱文忠胡大

海克建德四月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
 自樅陽寇池州陷之及建德六月左副都指揮朱文
 忠下浦江元江浙左丞楊完者為浙江行省丞相達
 識帖木邇所害八月其苗兵部將員成等與其桐廬
 部三萬餘人來降使朱文忠往撫之十月樞密院判
 胡大海取蘭溪進攻婺徐達邵榮克宜興雄鋒翼統
 管胡天福取開化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胡大海攻
 婺久不下十二月吳公親征途次召問宣徽間故老
 耆儒賜布帛前學正朱升對曰高築牆多積糧緩稱
 王吳公悅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幼師同郡陳櫟博洽羣書問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汭往

學以元鄉貢進士為池州學正秩滿歸斬黃兵起升避居歙石門山研精覃思著述不輟太祖即位召授翰林學士禮樂征伐之議多所贊畫一日庭陳樂器上手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起居注熊鼎從傍論救上乃解升出謝曰微君吾屬幾殆洪武二年以老乞致仕許之升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註註解及書傳補輯註傳于世學者稱風林先生子同為禮部侍郎至婺約降不聽圍焉胡大海與其子德濟縱擊元將石抹宜孫於梅花門大破之元將安慶開門納師遂入婺斬取民財者以徇先一日城中望見城西有五雲細縑如車蓋及是乃知公所駐兵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設官屬立金華翼元帥府改曰寧越府以王宗顯知府事賑貧民禁酒辟儒士范祖幹葉儀召儒士許

元葉瓚玉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

人進講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學與葉儀竝辟人持太學進見高帝問治道何先對曰

不出此書因竝命為諮議以疾辭祖幹以親老辭祖

幹父母皆年踰八十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為營塚悲

哀三年如一日帝表其所居曰純孝胡翰字仲申

金華人博覽經史登許謙之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

願與交復以所著文呈黃縉柳貫皆稱讚不容口其

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余闕貢師泰號知己遭

時多虞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太祖駐兵金陵遣

使聘翰授衛州教授洪武乙酉春奉旨纂修元史事

竣賜白金文幣以歸翰文章簡潔清峻性嚴毅寡酬

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踵門不苟隨也

吳沈字濬仲金華人博學能文被薦至京授翰林侍

制未幾以事降編修久之復侍制以奏對誤左遷渭

源教諭未行改典籍洪武戊午進東閣大學士受命

輯精誠錄所援引上敬天忠君孝親皆述五經四書

語上覽之大悅仍命撰序又撰千家姓以進見一統

之盛以進講後期考功劾其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

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沈獨謂兵不可廢因言武經七

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法與孫吳為可信昔者齊

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田穰苴之說今

所傳者非齊之全書矣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

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以殺人也禦

亂也非為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曰兵詭道也吾

恐非聖人意也間嘗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義

涉於師征者輯而類之定為五篇曰兵象曰兵用

兵禮曰兵詩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詩律而兵

一論尤確十九年卒沈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仕

己無喜愠人浦江州民可大以民兵降雄鋒翼元帥

以此多之

王遇成狗下昌化五年己亥正月諭諸將曰今雖得

婺浙東諸郡尚多未下吾破建康秋毫不犯遂以大

定克城以武安民以仁諸將勉之平章邵榮破周餘

名山藏

卷之一

典謨記

七

杭方國珍奉書獻金繪願比而攻周許之僉院胡大海取諸暨以為諸全州命王宗顯開郡學宗顯聘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源為訓導喪亂之餘聞絃誦焉周士誠復寇江陰吳良與其弟禎破之三月宥獄囚陳友諒將趙普勝寇太平總制胡惟賢使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叔擊敗之四月徐達使俞通海與普勝戰復池立樞密分院于寧越府以常遇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僉樞密分院事守之張士誠寇建德朱文忠兩破之六月吳公還使胡大海守寧越與常遇春規取衢處紹興八月元帥朱文遜秦

友諒叔無為州九月常遇春克衢十一月胡大海克處六年庚子正月復名寧越府日金華三月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建康陳友諒以舟師攻太平太平陷守將花雲朱文遜王鼎知府許瑗皆死之

文遜上養子

王鼎儀真人許瑗樂平人上取婺州瑗以儒士進謁因言于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材勇之士勢不能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攬眾英雄難以成功上然之授博士留帷幄中參預議謀以太平為股肱郡遂命為知府

友諒遂

弒徐壽輝自稱漢王與周士誠合謀圖建康吳公使指揮康茂才誘致之龍江公總大軍盧龍山諸將夾擊大敗之追擊又敗之友諒棄太平遁去余元帥進

取安慶守之胡大海克信州六月樞密院判官耿再成擊元將石抹宜孫於慶元縣石抹宜孫力戰死吳公曰忠臣也祭之處州民祠宜孫吳公命母毀七年辛丑春二月改分樞密院爲中書分省三月改樞密院曰大都督府命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七月公視事東閣汗更衣衣皆故參議宋思顏曰主公儉德儷禹臣願始終如此以示子孫公曰善賜之幣思顏更進曰句陽虎主公捕獲之日食一犬此益費也公欣然殺一虎二熊分肉於諸將漢將張定邊陷安慶八月庚寅公御龍驤巨艦率師伐漢建弔民伐罪納順招降之旗於艦中有烏數萬翼檣以飛蛇蟠于舵辛卯龜來牛渚與蛇會戊戌克其安慶水寨壬辰常遇春擊退漢舟於湖口追至江州公與友諒遇大破之友諒夜遁武昌公使徐達追扼於漢陽之沌口遂克南康康茂才等引兵徇下斬黃興國沔陽廣濟饒瑞建昌諸郡軍聲大振十月周士誠以公在江州使其將伯昇寇長興耿炳文兵少被圍月餘公使常遇春往擊走之鄧愈取撫州八年壬寅正月漢丞相胡廷瑞與其平章祝宗同僉康泰以龍興降上入龍興拜廷瑞母已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宴滕

王閣諸儒咸賦存恤無告召父老子弟曰爾輩苦陳氏久矣人自為生軍需供億吾不相勞皆大悅改龍興曰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來降袁州龍泉諸郡縣次第降二月以鄧愈為江西行省參政畱守洪都公還三月士誠圍諸全守將謝再興與胡德濟破之祝宗康泰復以洪都叛葉琛死焉葉琛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溢抗名上下

婺州延見宋濂因聞琛與基溢皆國士也以幣聘之琛與基溢濂四人同至建康處之禮賢館講明經史訪論治道時有裨益士嘗問左司郎中陶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擢琛為管田司僉事上置洪都府以琛知府事四月徐達從漢陽

還追斬宗泰復其城命大都督朱文正統軍元帥趙德勝等同鄧愈鎮之苗帥李祐之賀仁德據處州叛平章邵榮及王祐胡深攻復之六月復名永定縣曰武進七月公閱兵三山邵榮與參政趙繼祖欲為變有疾風吹旗觸公衣公易服從間返事覺皆伏誅漢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死于永新十一月朱文正還取之元將擴廓帖木兒使人通書獻馬九年癸卯正月遣中書省都事汪河往報被畱汪河龍舒人

儻有大志行省掾史事高帝屢陳時務帝高其才識參謀帷幄贊畫兵政大有規裨擢為大都督府都事元察罕帖木兒先圍福通於汴梁復之兵威甚振其明年察罕子擴廓帖木兒自河南遣使尹煥章來通

好帝遣河與俱往荅其意河至擴廓帖木兒拘留之
高帝爲河故三遺書擴廓帖木兒而三不報高帝旣
定天下常遇春追擴廓大同擴廓懼西走定西遇春
始以河還河自歸元凡六年旣歸帝嘉重之陞吏部
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上方畧遷御史臺侍御史數犯
天威陞陳讜論內外諸政補益甚多久之拜爲晉王
相居數歲

二月張士誠將珍與左君弼攻殺劉福通
于安豐公往抹大破之使徐達常遇春還圍廬四月
諸全守將謝再興叛漢友諒大舉圍洪都復分遣其
將攻陷吉安五月置禮賢館漢兵陷無爲州知州童
曾不屈縛而沈之江徐達常遇春攻廬三月不下公
命罷兵從征漢以解洪都圍七日公率舟師二十萬
征漢有大魚二夾公舟自新河口過小孤丙戌友諒

東出鄱陽湖迎戰丁亥遇於康郎山大戰五晝夜八
月友諒大敗死公入洪都幸學見諸生與諸將登滕
王閣飲酒賦詩宵張燈縱旄倪聚觀改洪都府曰南
昌九月公還告廟飲至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
論功有差是月友諒子理奔武昌襲位公復征理于
武昌張士誠稱吳王十月公至武昌湖北諸郡皆降
十二月公還十年甲辰正月丙寅朔諸將奉吳公爲
吳王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中書右相國徐達爲
中書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
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上曰卿等共推戴予今

當協心成治建國之初先正紀綱紀綱先禮元氏之亂主荒臣專今儀鑒之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州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上渡江

首名儒士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洪武元年自陝西行省參政召拜左丞右丞楊憲專權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事母不孝上切責令還鄉憲恐其復入恭炳奏遷之海南上覺憲奸誅憲召廣洋還冬進封忠勤伯誥辭比之子房孔明四年命代李善長為右丞相在位畏懦迂猾公務廢格六年黜為嶺南行省參政七年復召為左御史大夫二年復進右丞相上遇廣洋甚厚廣洋沉湎不事事與胡惟庸同相知其奸而不言浮沈守位而已尋以不對惟庸毒死劉基狀貶居海南舟次太平賜劍死廣洋善篆隸大書工於詩歌為人寬和自守而無所建明二月以陳理久不下復往視師理降漢沔荆岳郡縣相繼降王謂諸將曰諸公久從吾勞苦矣勞者逸根苦為甘機若農耕田以庸有秋必先懲乎暇豫三月吳王至建康封陳理歸德侯置起居注給事中悉罷諸翼統軍元帥府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江西行省進漢金鏤床王曰此何異孟昶七寶溺器亟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亡也上曰此覆車也富亦豈可驕貴亦豈可侈四月像祀戰漢死事之臣三十六人于康郎山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

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守小孤王師征友諒迎降仍用為將以功授行樞密

院同知至是戰死身被十餘劍故樞密院判張志雄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不仆

志雄趙普勝故將善戰號長張陳友諒害普勝志雄為友諒將庚子從友諒犯龍灣上命將擊敗友諒志雄遂降志雄嘗怨友諒故龍灣之戰無鬪志既降盡獻取安慶之策王師遂克之故左副指

典謨記

揮韓成故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

兆先元將也先之子韓成有傳故

左副元帥俞昶昌文貴故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

劉義徐公輔故同知元帥李志高故元帥副使王咬

住故萬戶程國勝故千戶姜潤后明王德朱鼎汪清

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

先袁華史德勝故鎮撫常惟德曹信逮德山故都尉

鄭興羅世榮皆贈勳爵有差復像祀守南昌者于南

昌府故平章趙德勝故樞密判官李繼先故左副指

揮使劉齊故統軍元帥許圭故右副元帥趙國昭故

同知元帥朱潛故元帥副使牛海龍故千戶張子明

張德山故百戶徐明故總管夏茂成故江西省都事

葉思誠故洪都府知府葉琛故臨江府同知趙天麟

凡十有四人皆有贈覈諸將所部兵有五十人者為

指揮千人者為千戶百人者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

十人為小旗悉罷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等名征

商三十而稅一七月徐達常遇春克廬州命常遇春

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流未附郡縣徐達按

行荆湖等處九月繪塑功臣像于卞壺蔣子文廟改

長安州曰長興州立死戰故守將劉成廟於州中十

一年乙巳正月常遇春克漢故將熊天瑞於贛州賜

書獎其不殺遇春進師南安招諭嶺南諸郡南韶皆降王閔將士將經理淮甸焉二月參軍胡深下浦城徐達降下湘潭辰衡寶慶諸郡及靖州安撫司諸長官司命班師張士誠遣其將大圍新城李文忠率諸將大敗之三月胡深克松溪命常遇春日安陸襄陽跨連巴蜀控扼南北古必爭地汝其往取夫堅城之下緩則頓師急則驅死相機招輯是在賢將軍復召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使謂之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兵繼之所得州郡撫其降附近聞擴廓帖木兒集兵汝寧以若所爲如防壅

水惟恐滲于外汝往愛軍恤民仁聞而人歸猶水奏下若穴滲其防惟爾念之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繇鉛山建昌右丞王溥繇杉關會胡深取崇安以圖閩中常遇春克安陸執其將至襄陽其將張德山以城降六月元帥王國寶等克安福州胡深克樂清朱亮祖克崇安進攻建寧胡深死焉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命曰諸臣有言予雖信宿切磋究之况若職左右若母苟容若母改守譬之馳驅戒險則不顛肆夷則驟蹶予常自警故以勗若復命毅訓文集古暴君之行曰政龜鑑也可以知喪亂之繇

滕毅莫詳何處人元

未亂流寓江南太祖征偽吳以儒士入見言事稱旨
 留徐達幕下嘉其久而無過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
 右甚見眷遇吳元年以湖廣重地陞按察使又命與
 李善長等定律令洪武元年陞吏部尚書掌一切選
 除奉出為江西省參知政事卒官 楊訓文四川潼
 川州人故元淮海書院山長乙巳年以儒士見留侍
 左右五月拜起居注上嘉其謹厚尋遷中書省左司
 郎中洪武元年陞太常卿二年出知湖州三年移知
 汀州四年陞 七月命元降將德山還歸招徠未附山
 戶部尚書

寨賜鄧愈書汝戍襄陽法度已定宜謹守之未附者
 業遣德山招徠舊籍民兵悉如其故軍人丁較令甘
 屯種戰日耕爾所戍地鄰擴廓巾巾巾見石爾愛加干
 民法行於軍彼之脇從脫虎就乳惟手勅汝實如長
 城成事甚艱債事甚易嗚呼念哉以劉基為太史令

八月指揮李琛取竹山縣降之九月置國子學十月
 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知樞密院馮國
 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竝取偽吳士誠之淮泰
 閩十月平章湯和克漢故將周安於永新指揮副使
 王宗寶取餘干州徐達圍泰州敗偽吳湖北之援兵
 偽吳以舟師出大江次范蔡港小舟別往來江中王
 至江陰水寨觀之既還達遇春遂克泰安分置泰俘
 五千一人於潭辰二州賜男女衣履布帛鍼線室家完
 皆大悅呼萬歲十一月徐達進攻高郵王恐其深入
 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諸軍援之達還軍泰以圖淮

濠張士誠寇宜興徐達引兵渡江擊敗之還攻高郵十二月士誠將以八萬兵寇吉安守將費子賢用三千人擊却之十二年丙午正月張士誠駐舟師君山復出兵馱沙以窺江陰王督軍往救寇遁命康茂才等追之於大江大敗其兵於浮子門議按察憲綱命按察司僉事周湏等曰神明能福鬼魅能妖風憲紀綱之司法清弊革人則神明陰詭蠹國乃鬼魅矣禁種糯以塞酒源徐達拔高郵使乘勝取淮安四月淮安降遂取興化王謂劉基王禕曰四方凋瘵吾欲紓之基曰方今用武殆未可王曰吾將定賦焉定賦則

凡節節引民不困定賦則末兼兼則國常裕皆對曰善濠州李濟以城降元守將陸聚以徐宿降以聚爲江淮行省參政守徐如故諭其吏民曰胡元失政亂起汝潁閒天下皆謂豪傑奮興太平立見乃惟妖言是庸元之將舊師行甚寇中原板蕩十餘年矣咨爾士民勞苦日深自歲丙午始賦役軍需參政聚議於有司毋繁以苛爾安無悻聚遣將攻魚臺之下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王如濠州素冠白纓衫絰而朝墓濠父老皆來見勞苦如平生宴罷且別王曰濱淮諸郡尚有寇兵鄉人耕作交易且無遠出徐達取安

豐克之五月王還王讀魯論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愛其語與侍臣誦之王召諸臣計討士誠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勢雖屢屈兵力未衰土沃多儲殆未可也王曰長淮東北吾皆有之臨以勝師何憂不拔徐達曰張氏橫暴侈汰此天亡之時也其將李伯昇呂珍輩齷齪亡數黃蔡葉三參軍居中書生耳臣奉威德可計日定王喜曰惟達與我意合八月出兵將以舟師繇常入江委曲通太湖王告大江曰伏聞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主多予心在安民決戰于張氏

天判聖焉惟神奉天告神鑒之遂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往誓戒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壟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已問諸將曰是行也師孰先常遇春曰先姑蘇上曰不然張氏杭湖皆有守將先姑蘇必來援莫若先湖遇春曰臣聞逐梟者覆巢去鼠者熏穴王作色曰攻湖失利吾自當之攻蘇而敗固不貸汝己巳常遇春擊敗僞吳兵湖州港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昆山擊擒其二將又進敗之三里橋進圍其城絕其援道於舊館士誠身與達戰皂林之野虜其帥及甲士三千人九月命朱文忠攻杭以疲其應戰常遇春焚其赤

龍船於平望十月遇春攻其將於烏鎮追破之昇山顧時薛顯奮擊之降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得兵六萬十一月湖州守將李伯昇出降朱文忠攻下桐廬富陽餘杭杭州將潘原明以城降紹興嘉興海寧皆降改路爲府名諸全州曰諸暨縣遂開浙江行中書省于杭州以文忠爲平章政事賜復其故姓曰李修公子書以教公卿貴人子弟務農技藝商賈書以教四民羣臣請營建廟社立宮室許之營繕進圖王去其奇麗者曰茅茨而聖彫峻而亡以明年爲吳元年

元年正月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去不見王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歸得一食卽粗糲甚甘今飲膳豐美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先勞其免太平府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沅嘉定二州降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指揮傅友德破之王曰餌我也謹備之母惰左君弼自廬州歸元元使守陳王以書招之足下予鄉人憐然而來當與更始君弼猶豫不決君弼之母質於王所王歸之於陳勅徐達曰帝王之興必

有命世將軍有謀有武遏絕世界消弭羣兇今尅期稟命不違造次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焉夫將在外君不御自後便宜行之澧石門降三月設文武科取士錢塘衛指揮同知袁洪取崇德州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天下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而控弦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人民中書省其命有司免賦徭三歲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久旱及戊辰大雨下令免今年田租命朝賀毋女樂七月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賜及其父母

母妻子甲申羣臣勸卽皇帝位不許皆力請吳王曰吾常笑陳友諒未也而稱帝天命在我也已廿雷震宮門獸吻得物斧形而石質王藏之出負駕前朝置几以恭天戒遂赦中外獄囚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賢君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人民雖蕃久困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然禍敗隨之不可揀藥八月圓方二丘及社稷壇成定樂律乙丑大風雨丙寅吳王祀山川畢將還宮顧世子曰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知人勞乎夫人貴則

驕逸則忘勞若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心體衆情能
爲君者也今將士中夜扈從至此皆未朝食汝可步
歸徵江西儒士顏六奇蕭飛鳳劉于等欲官之俱以
老病辭賜帛遣還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於
台州諭之曰國珍皆竄偷生往討必下顧其民疲困
已甚下之日毋殺一人太廟成命民有犯毋連坐大
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通州狼山降朱亮祖進
攻台州方國瑛出拒戰擊敗之製磬琴瑟取石磬於
靈璧采桐梓於湖論平僞吳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
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諸將皆賞賚有差謂之曰

破漢滅吳皆公等功公等何忝古名將今當北定中
原矣各努力明入謝吳王曰公等還家皆置酒爲樂
否對曰荷上恩有之王曰吾亦欲置酒一歡中原未
平尚非其時張氏君臣飲食宴樂今竟亡公等所知
也朱亮祖克台州遂徇下僊居諸縣王謂僞吳諸故
將曰今列爾等將較無異顧爾等爲張氏將多取子
女玉帛加以剡饒雅富貴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穎
壽春定遠諸州人勤勞而苦約今當如我將革去其
舊習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壁間
熊鼎見臣
林小註 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將斃地有請琢文

石於瑞州王曰作宮厲民矣夏琢石於遠耶王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南方既平今宜致力中原以一天下基曰土廣人衆正可席卷王曰惟廣與衆不可恃也吾起兵以來臨小敵若大以有成功今雖垂就一或不戒成敗關焉基曰近滅張氏乘勝長驅此其時也王曰彼方自相犄角豈得遽云長驅必吾持勝道俟彼亡機加慎重焉十月出幣帛求遺賢于四方徙蘇州富室以實濠王語給事中吳去疾等吾以布衣起兵李徐及湯皆居相近君臣相遇殊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終夜思之恒不安枕人心易

勤事機易壞撫之失宜施之失當亂今方生命百官禮儀俱尚左勅禮官曰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與闕同義自古忠臣義士見褒後代以勵風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置御史臺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新立三大府總天下政中書政本也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察百官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諭和曰今居文職宜親近儒生再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爲副將軍討方國

珍于慶元吳王曰毋殺當如徐達下姑蘇定律令宴
功臣于西樓既罷諭之曰吾賴諸將以有今日顧勞
甚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出死力成功一代元勛
也張氏之滅惟大將軍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心
謂中原未平不敢安志爾等皆當學大將軍皆頓首
謝考正四廟雅樂定樂舞之制是時元將在中原者
山東則有王宣宣子信河南則有擴廓帖木兒關隴
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吳王將伐之問計徐達常遇春
遇春對曰擣元都王曰都焉必固逾越州郡頓師堅
城下如無後繼何吾欲先取山東旋師河南拔潼關
守之然後進兵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
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甲子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
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與諸將絲淮入
河以取中原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
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率軍絲江西取福建以湖
廣參政戴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
政張彬率軍取廣西王曰今諸將非不健鬪然持重
有律莫如大將軍達至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向
披靡則遇春也顧吾第患遇春輕吾向見遇春武昌
跳而赴數騎非大將體今達主中軍毋輕動遇春領

前鋒趨大敵敵強即與馮宗異分擊之諸將若薛顯
 傳友德皆勇略冠軍此可當一面諭達曰茲始山東
 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山河十二師行毋輕主威者勝
 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難攻夫將三軍
 司命也命廷瑞曰汝故從陳氏嘗為陳攻福建知其
 形便故命汝往文輝德皆吾故人也然不可以故廢
 吾法命楊璟曰使胡廷瑞取閩閩平就以其師航海
 趨廣東爾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而
 不克是日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七里山祝畢大諭諸
 將士曰城下勿妄殺人勿奪民財毀民居勿廢農具

勿殺耕牛勿掠子女獲有遺孤幼還之

胡美初名廷瑞避御

字改今名漢沔人太祖稱王命為征南將軍率安吉
 寧國南昌袁顛滁和無為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使
 江西左丞何文輝為副湖廣參政戴德隨征諭之曰
 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
 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進退無失機宜
 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十一月以兵渡杉關畧光澤縣
 下之十二月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
 五千四百餘人至建陽降其守將曹俊疇命指揮沈
 友仁守之洪武元年正月太祖即帝位功臣進秩詔
 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兼同知詹事院事是月壬
 午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
 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
 瓦解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蓄尚
 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
 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曰然繇是備禦甚堅美等
 進兵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四門攻
 之壬辰克建寧時美督兵攻城益急達里麻不能支
 夜潛至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

請降美乃整軍而入申嚴號令秋毫無_■執陳子琦
 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
 疋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命
 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二月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
 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
 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時王師已取福州延平
 諸路福建悉平統兵守禦後封為臨川侯○何文輝
 滁人年十三太祖取養鞠之賜姓未其與胡廷美下
 建寧元將達里麻翟也先不花詣降文輝送款美怒
 二人不先詣已遂欲屠城文輝止之曰吾與公同受
 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以忿殺人可乎廷美乃
 止戴德肝貽人太祖命胡廷美取福建以德隨征
諭廷美曰德故吾驪母廢軍法德遣世子次子詣臨
斤斤稟承以有成功後封譙郡伯

濠陵墓擇輔行以少牢祭所過郡邑城隍山川諭之
 曰命汝遊歷旁郡縣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
 觀小民業作以知依生之艱察民好惡以知其情即

祖宗陵墓訪見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知吾創業
 不易也檄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人曰自古帝王臨御
 天下中國居內夷狄居外未聞夷狄治中國也宋祚
 傾移胡元踐位其初君明臣良維綱天下然寇履倒
 置志士尚或羞之自其後人蔑厥典常有如大德廢
 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
 妻子丞父妾瀆亂甚矣延及嗣君沈荒失道加以宰
 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人心叛離天下兵起使
 我中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
 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天運循環中原氣盛

億兆之中當有聖人出而拯之一紀於茲未之有聞
今河洛關陝雖有四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
禽獸之民其始皆以捕妖爲名用得兵權怙權相吞
反爲民害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
渡江居于金陵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
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
我有目視中原赤子茫無歸依深用疚懷予恭天命
用率羣英廓逐胡虜慮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
陷溺尤深兵至勿避予無秋毫之犯惟我中國民則
中國之人君安之夷狄焉能用爲治朱亮祖自黃巖
進擊方國珍部將於溫州克之王宣宣子信以沂降
十一月湯和克慶元方國珍遁入海王宣降復叛徐
達進克之嶧莒海沐陽日照贛榆諸縣皆降命中書
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
方國珍於海上國珍降使諭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
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扼黃河之要斷其援兵
若益都未下宜進取濟寧濟南吳王沐浴觀于圍丘
世子從使導之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
汝審農勞乎終歲勤動居不過草茅服不過練衣食
不過羹糲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復指道傍

荆示之曰是惟榎楚古人以爲朴刑也能愈風孺子
識之上謂侍臣慕容超郊祀時有赤鼠如馬之異成
公綏以爲信奸佞害賢良重賦役之占妖繇人興吾
常以此自警平章韓政使千戶趙實畧滕州克之徐
達克益都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濰膠博興
等州遂進師濟南十二月癸卯日有食之律令成般
陽路總管主等詣徐達降其屬淄川新城諸縣皆降
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德棄城遁
追至東阿東阿降元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尹迎見
充以東皆降徐達至章丘降之遂進降濟南胡廷瑞
至邵武邵武降張興祖取濟寧諭徐達常遇春日將
軍已下齊魯諸郡矣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尚慎戒之又諭曰元省院官來降者今俱遣來處我
官屬閒習而後用之夫人藏其心不可度也吾慮或
晝敵而夜盜密州安東蒲臺鄒平降吳王夢人置壁
于項項肉隱起有異骨焉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固
請固却之明日又請許之胡廷瑞至建陽建陽降勅
湯和廖永忠吳禎帥舟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廣信
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畧崇安克之甲子祭告上帝
皇祇于新宮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

命真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于
豪傑惟帝賜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迴二萬里
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
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賜諸
子麻履行滕令出城稍遠馬行三步行一參政傅友
德取萊徐達自濟南還益都登萊福山諸州縣皆降
湯和克福州命官往撫山東郡縣曰新民望治猶疾
望醫醫有攻有保攻者伐邪保者扶衰民脫喪亂外
邪已去今望扶衰休養生息在賢守令分三等以定

縣

名山藏卷之二

臣何喬遠恭輯

典謨記

太祖高皇帝二

吳二年正月乙亥祀天地南郊卽皇帝位郊壇南定
 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以是年爲洪武元年
 追帝四代考妣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功臣進爵有差爲皇太
 子置官屬皆兼職元萊陽守將世家寶詣徐達納款
 楊璟擊永州敗之諭湯和曰服人以德負固乃威凡

推德先邇者凡示威先大者又曰欲人不違當使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以專不信不專爾之所短故用爾戒大宴羣臣奉天殿上曰朕賴諸將有今日然念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懸於心夜不安枕劉基對曰大業已定仰惟聖慮稍紓上曰堯舜處治尚猶憂之况海內人民脫創殘而方新自舊內遷于新宮元海寧文登守將皆詣徐達降胡廷瑞何文輝師至建寧不下圍其城降之徐達復自益都至濟南命鄧愈爲征戎將軍將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府州縣來朝官陞辭上曰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

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夫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興化州詣降湯和和移師延平降之執元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二月悉定閩中郡命和還造海艘於明州將漕而北征使李文忠繼和定諸未附山寨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率舟師繇海道取廣東以太牢祀先師國學遣祭曲阜以上尊賜徐達軍中頒諸將士翰林學士陶安進宗廟時享薦新禮儀上覽畢悲歎久之曰嘗聞爲人子者願爲兄朕爲弟養日不長祭徒悲耳詔衣冠如唐制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日月之行猶有薄蝕朕凡事豈必

盡善臺臣久無諫諍抑朕不能聽受耶常遇春自濟南取東昌克之降其屬縣楊璟下寶慶命贛州衛指揮陸仲亨繇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與楊璟廖永忠犄角取二廣樂安將俞勝降復叛徐達討平之議役法驗田而出夫三月修女戒全道寧遠諸州皆降元廣東將何真以所部降賜詔褒諭驛召之徐達繇鄆城趨汴梁至陳橋左君弼竹昌以汴降四月蘄州進竹簞上却之曰無徵先進啓貢獻門自今毋輒進繪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爲圖示子孫徐達繇汴進取河南元將戰敗奔陝河南降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胥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遂引兵會廣州廖永忠亦至廣州守帥納款常遇春至嵩州其守將迎降楊璟克永州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康茂才等分兵取陝州入之又遣其麾下及降將招諭諸山寨福昌均許陳諸州皆納款常遇春下汝遂徇下陝諸父老言君天下者宜居中土勸上都汴甲子上往視之馮宗異進攻潼關元將李思齊宵遁入之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皆潰裕州詣徐達納款五月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元達魯花赤迎降潯貴梧州諸州郡次第降庚寅車駕至汴以爲開封府置中書分省

焉改歸德府爲州隸之六月大將軍自河南入見上勞之因問北取元都之計上據圖示達令選偏裨爲先鋒督水陸師繼其後下山東粟以給餉繇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然後擣其都達頓首受命因辭行在還次河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遣使來降楊璟朱亮祖合攻靖江克之以馮宗異爲征虜右副將軍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遂寇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故將陳總管復攻陷同安指揮僉事周淵擊敗之遂命李文忠率兵往討廖永忠進師南寧降之七月上手繪征進元都陣圖授徐達召山東諸將悉以兵會

東昌勅諭北方新授守令給賞賜以勵其廉廖永忠使指揮耿天璧擊敗元將於象州降之廣西悉平賑恤中原孤貧老稚上將發開封大將軍達率諸將自陳橋入辭上曰元君不德民復何辜諸將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凡元宗戚皆善待之康茂才自陝州渡河安邑夏縣皆降丙申上還京命征虜右副將軍馮宗異畱守元郴州守將左丰楊詣楊璟降山東諸將來會大將軍達達與領軍渡河閏七月發汴梁徇河北州縣右丞薛顯取衛輝丁未上至自開封大將軍達師至彰德降之復自磁州渡邯鄲至

廣平悉下之進次臨清參政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爲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常遇春取德州克之大將軍達率舟師馬步至德諸將皆來會下長蘆青獲其海舟七於直沽作浮橋以濟令常遇春張興祖率舟師竝河東西進令步騎陸而前至河西務大敗其守將達進營通州河東岸常遇春營河西岸元知院卜顏帖木兒等出都城來禦戰遇春擊敗擒之遂入通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夜北走八月詔曰頃幸大梁大梁父老皆曰聖人昔居中原道理適均夫宅中圖大則立國之規模重建邦啓土則興王之根本先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春秋巡狩焉徐達進師元都執其監國王子大臣戮之悉封府庫圖籍寶物使指揮煥守元宮下士無侵暴上曰京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中書省臺部其集耆儒講議便民事設六部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己卯大赦天下羣臣賀平元改大都路爲北平府遂命徐達常遇春取山西以湯和爲偏將軍與副將軍馮宗異平章楊璟俱從征壬午駕幸北京詔曰長興安吉歸附以來連歲勞供億其特免明年秋糧指

揮曹諒等克裕州執泉白寨元平章郭雲送行在上
嘉其堅守賜襲衣衾褥授溧水知縣其子皆有賜癸
巳車駕至北京放元宮人乘輿服御應用黃金塗者
以銅代九月張興祖狗永平下之詔曰天下之治天
下之賢共成之向以彊宇彼此致賢養民未之深講
懷才抱德之士尚隱巖穴今天下甫定朕與諸儒講
明治道期古哲王有能以賢輔世以德濟民者尚不
吾棄徐達遣常遇春傅友德等發北平取未下州郡
常遇春下保定中山真定三府十月馮宗異湯和下
懷慶至太行碗子城破其關取澤及潞丁丑上至自

北京詔平元於天下上諭宿衛武臣曰元君臣驕奢
佚樂今如此朕日慎一日卿等亦思曩在民間視元
將帥輕肥燄赫何敢望之當常勿忘貧賤時司天監
進元水精宮刻漏有機命碎之十一月己亥告于太
廟曰自古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尚未敢誠以功
業猶有未就政治或闕懼帝責焉帝若問祖祖告臣
所行事善惡帝鑒之庚子冬至祀圜丘還詣告太廟
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翼日宴羣臣奉天殿敕天
下有司凡災異以實聞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
壽等求賢於天下辛丑上宴東宮官僚置酒歡甚命

名山藏 卷之二
諸臣作龍蟠鍾山賦自作時雪賦賜冠服封孔希學
爲衍聖公希大爲曲阜知縣上曰將士相從有征戰
死者天下已定父母妻子可念也遇時節中書省其
預給薪米錢徐達自保定會常遇春于真定柳亭使
左丞趙庸收諸未附山寨使薛顯傅友德略平定州
康茂才克河中府徐達發真定度關至平定州與常
遇春分兵進扼榆次督馮宗異嚴師以入太原十二
月克之擴廓帖木兒宵遁降其將上指宮中隙地謂
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亭館臺榭今使內使種蔬
而已馮宗異克平陽及絳

二年正月丙申朔上受朝賀大宴羣臣羣臣進退有
禮上悅立功臣廟雞籠山享太廟以功臣七人配詔
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十有四年荷
天眷祐西取荆楚東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
極于海重念華夏入據胡人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
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元
末民疲供給茲旣效順何忍復勞山東洪武元年稅
糧已行免徵不期天旱再免今年夏秋二稅近平燕
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困徵斂尤甚可免北平燕南
河東山西今年稅糧一年河南諸郡久欲惠之奈晉

名山藏 卷之二 二
冀未平則出師所經今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
鄧光息今年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意秦隴新附之
人亦如一體詔曰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
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西征北伐罔不平定
朕念創業之初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忘之今天
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已免糧稅一年寧國府
亦如之詔曰朕肇丕基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爲京師
翼郡供億浩繁足我興師飽旅六合一家我子孫百
世何忘江左民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
縱使不免亦無可徵惠而不及朕心缺焉已行宣州

免今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及廣德滁和無爲亦
免之傅友德屯朔州敕諭太原諸將曰大軍所至敵
人如摧枯拉朽上天眷祐可不敬乎唯諸將軍爾功
天授爾生天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古人功高如常常功如無若國家賞功常
乃常高乃高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
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以大將軍等滅胡未
還未及賞今再使湯和楊璟從大將軍征進太原之
捷互爲犄掇不亦奇乎偏將軍璟其居偏將軍和下
偏將軍和其居右副將軍宗異下右副將軍宗異其

居副將軍遇春下協翦餘虜焉常遇春自太原至大同入之還師太原二月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曰英陵上諭羣臣曰元不重名爵官及私昵吏不恤民惟酒色財貨朕在民間心怒之今考官事之治重貪吏之禁何以故天祿不可虛也夫廉公當官猶行坦途苟貪賄罹法如入荆棘中卽出無完體徐達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太原三月自蒲州渡河蒲城寨守俱遁去鄜降告皇考皇妣曰兒爲民牧惟恐弗勝伏見去年四方旱災今春風雨不調凶稔未卜惟微時荒艱皇考妣茹草雜炊今何敢忘旬日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先荅天譴敢告知之諭京衛將士曰暇當練武不可宴安安者危機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國家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便移載矣諭諸將較曰朕昔下金華有館卒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皆安在將舉佩囊片紙指名曰在此矣及天下亂以農夫市人戰汝等娛樂不練士有急安使徐達師次櫟陽遂趨鹿臺入奉元路父老子弟皆迎降改曰西安府陝西旣附民饑命戶賜米一石常遇春馮宗異等發陝西進取鳳翔元將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之徐達使耿炳文守陝遂

名山藏
卷之二
二
典謨記

發兵趨鳳翔遣楊璟還師征唐州之降復叛者四月
 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徐達降鞏昌李思齊以
 臨洮降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更英陵日皇陵徐達
 下平涼克延安張良弼之弟良臣以慶陽降己復叛
 圍其城斬之造玉璽一其文曰奉天執中上幸鍾山
 見農勞遂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歸六月徐
 達降寧州廟塑功臣生者虛其次先是蘭山崩西征
 軍士多壓死上聞恤其家命常遇春自鳳翔趨北平
 征迤西餘寇以李文忠輔之遇春抵開平復追逐元
 主數百里外俘其宗王大臣斬之薊北悉平七月遇

春卒詔文忠領其衆八月定內侍諸司制諭吏部曰

周禮闈寺未及百人後世踰數千卒爲患夫求善良

於此輩千百無一二朕今備使令耳雖未能如古亦

當與防微元史成復遣使行天下求其近事而將續

修之是役也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總裁編摩之臣則

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燠曾魯趙

汪克寬祁門人元時隱居不仕四方從學甚衆避兵

深山屢空晏如修史畢以老疾辭歸胡翰奇邁卓

慕程子邵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博守約所著衡

井牧皇初諸文爲時所貴授衢州教授退居長山

學者稱長山先生前已見陶凱臨海人博學善屬

上大忤欲罪之遂引避於吳為人講授屬亂作轉之
 浙張士誠授元尉以基參府事士誠疏自王基諫止
 之士士誠以基領學士院凡軍機文符書檄悉委之士
 誠敗基就俘蒙宥修史成放還曾魯新塗人七歲
 能暗誦九經長博極羣書僻章隱牒不憚道里必購
 得之雖古者吏牘繁簡署字上下無不曉通高帝將
 修元史起魯于家既成乞還山會編類書輿論以魯
 老於文學復議留之魯當羣言揚沸之中揚言曰其
 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不服者爭相辯詰
 魯歷舉傳記荅之徐尊生語人口京師有博學之上
 二人宋公濂以筆為舌曾公魯以舌為筆復授祠部
 主事超六階拜禮部侍郎趙汭字子常新安人勵
 志聖賢之學醫其恒產裹糧求師請益于九江黃楚
 望巖陵夏大之東甌黃臨川虞集究心易象春秋
 之旨歸宿程朱之學東山精舍以求學問雞鳴而
 起澄心靜坐涵養本原以為致思之地而後潛所授
 師說及未通與義用力以求之造詣精深一旦豁然
 學者尊之為東山先生國初有司奉命徵辟繼以築
 禮召聞疾辭既起山林選士共修元史汭臣召中竣
 而還未幾疾作年五十餘徐尊生字大年臨安

人載籍兼該辭藻豐縟有名浙東西史成將命之官
 以宿疾辭去謝徽字元懿長洲人長訓詰清誦多

于學者國子助教終官命徐達班師九月造御寶六白玉三青

玉三文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皇帝之寶禮部定四方獻瑞之節上曰災

異尤重其令有司無大小即飛奏上問建都於諸老

臣有言關中洛陽者有言汴者有言北平元之完宮

者上曰長安洛汴雖古帝更都民之初定未可重勞

元宮雖完難仍舊貫建業江南形勝真足大國臨濠

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為中都焉羣臣

皆曰善遂定中都以泗壽二州隸中書省製鐵券十

月高麗國王頴遣使上表謝封并賀天壽節辭歸諭書曰使來朕問王政俗城郭甲兵居室言無城有甲兵不嚴有居室無聽政所王好釋氏民擾於倭去海濱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朕雖德薄王已稱臣入貢合古諸侯夫治亂持危王者所以保諸侯之世也古者王公設險守國王無城郭人民何依國雖治不可去兵王侍衛不嚴國威何張王無聽政所何以示嚴民五十里或三十里始有定居者則瀕海不耕何以不艱食君無夷夏唯脩仁義禮樂則民化王所以王莫不繇先德王行先王之道則國永長王好

釋氏何能求福脩德致福王何不爲國之大事在戎與祀又聞王國犧牲不育何以供境內山川城隍之祭今胡運旣終沙塞靡統朕兵未至遼瀋或有強暴來患况倭久擾王可不禦王欲禦之非雄武之將猛勇之兵不可遠戰王欲守之非深溝高壘內儲外援不能爲備圖患未然轉危爲安朕言甚悉王審圖之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功旣入謝上曰論功行賞常典也第府庫之積皆出民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與也甲戌甘露降鍾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

生驕禎祥化爲妖孽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垂示天下也翰林學士宋濂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在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上曰善圖諸將戰功于雞籠山之廟命郡縣立學校十一月徐達還入見上撫勞之乙巳冬至祀圜丘始奉仁祖淳皇帝配賑應天蘇松杭湖諸郡貧民人米一石布一匹十二月征虜左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不俟命班師還京責而宥之己丑大賞功上曰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克敵制勝撫綏軍民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

王常遇春副大將軍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自率師繇陝西攻取開平諸處薨于軍與大將軍功埒賞如之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安分彼此以損士及代大將軍總制擅班師不在賞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諸郡量與白金三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與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抵明州方國珍遁逃再調取福建過姑息放散陳友定餘黨重勤興師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致蘭秀山賊窺同叛失陷指揮琇等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

十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寨總兵取廣東納降何真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宜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湯和致陳友定餘黨叛入山與湯和功過金相准賞如之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而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還京賞如和永忠左丞相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從開平王自陝西復取上都諸處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捕勦生擒脫列伯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

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參政平章俞通源右丞俞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右丞王溥參政陸仲亨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諸州郡屢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薛顯傅友德人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俞通源梅思祖陸聚顧時人賞白金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王溥文幣七表裏陸仲亨文幣二表裏守禦有功平章楊璟胡廷美人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

周德興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人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人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人白金二百十表裏他諸將士皆有差

三年正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北征沙漠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擴廓帖木兒左右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母復留塞外皆受命行上出黃金一錠雜

紵絲片縫如綵示近臣曰此表箋袂盤龍金令宮人滌鎔得之雜紵絲片製衣所遺用緝爲被吏部奏徙庶官有罪者於儋崖上曰儋崖之民何睽焉更當擇長吏教導之命戶部主事亨急傳賑西安鳳翔二府二月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而歎命羣臣親老許歸養製四方平定巾頒天下召江南富民赴闕上口諭數千言因刻而頒之曰教民榜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詔曰朕惟六部繁重在位未盡得人豈用才未廣歟抑賢智抗志甘巖穴歟詔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遣之三月詔曰朕卽

位以來思同民樂奈守將新戍邊陲大將率師吐蕃轉運未已所在郡邑供給有後先豐斂有彼此雖嘗蠲免猶思凋弊未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滁和給我軍士渡江之初至於平定朕無時忘之徽嚴金衢處廣信池饒廬以次歸附供給亦勞河南北平民久苦兵山東河南壤相接亦宜培養庶得相率爲生其皆免今年夏稅秋糧有司尚謹承朕意置察言司受四方章奏四月詔曰蒙古諸色人等朕皆許之入仕比聞多更姓易名以就中國朕慮其子孫久而昧厥初非古聖王審本始別婚姻之意中書省告諭之

更者皆聽改封子棧爲秦王桐爲晉王棣爲燕王三爲吳王楨爲楚王榑爲齊王梓爲潭王杞爲趙王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徐達擊敗擴廓帖木兒於安定甲戌月食勅諭大將軍曰朕命將出師悉絲節制將軍備知之浙江左丞德濟從征定西壘中驚擾將軍不軍法從事械送京師將軍欲效衛青不見穰苴德濟昔抹溫州守諸暨朕業念功赦不治慮將軍緣此緩軍法諭將軍知之置磨勘司五月徐達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土蕃自將取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

再拜再拜殊不誠小人取名字往往犯先聖賢或國號禮部定書式示四方所犯名字禁之置司農司領墾田嚴宮政詔天下守令詢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詔曰成周取材貢士漢唐及宋各有定制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其後權豪勢要引納奔競所得資品或高於舉人士耻與竝進甘隱不起朕統一中夏建官惟賢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之制士經明行脩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于廷使中外文武皆繇是選非是毋得出身因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試于京師李文忠克應昌元主殂其

太子遁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行大射禮定服色尚赤是月不雨上命皇后與諸妃執爨爲農家食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六月戊午朔夜四鼓上素服草履徒步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夜卧地皇太子捧楹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庚申暮還宮齋宿廡下出內帑紗綵萬餘匹賜將較例外給軍士薪米令法司決獄下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壬戌大雷雨徵江南富民詣闕既至親諭之以生人處世治家持身之道恐其言久易忘刻書摹本分賜之翰林諸臣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訓民意乎

王禕對曰三代而下人主知政不知教自古帝王身兼君師陛下訓民天下師也詔曰朕考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彌隆夫是皆高山廣水白天地開闢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稱府州縣城隍第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如其當時名爵後世稱諡皆與革去惟孔子如舊天下神祠不應祀典者有司毋祭制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人人祈天瀆僭莫甚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定議之定五等勳爵左副將軍李文忠來奏永昌捷諡元主曰順帝命故元臣毋賀頃之中書省臣進榜諭之文上曰元雖夷狄君夏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生養天訖其終於朕何與捷音誇詆非所以示四方速改之己中書省臣請以買的里八剌爲俘上曰武王克殷有之否對曰遠不能知唐太宗行之矣上曰以待王世充恐不加隋孫子其令服本服以朝朝畢賜中國衣冠母妃朝中宮亦如之母

陛見既朝賜買的八剌第宅龍光山封崇禮侯飲食

居第命適其土之故詔曰庚申之君不能有元天也其始首禍之徒欲為王伯卒皆滅亡亦天也朕時年二十有四盤桓求生而已不謂遂有天下維元遺孽時犯邊場勞我師旅今年五月十有六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兵至應昌庚申若已殂獲其嫡孫以禮送至中書省臣請俘朕心不忍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致今定四海與之休息亦非朕能皆天也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敢不畏哉立義塚聽蘇松杭嘉湖五郡民徙臨濠耕種七月續修元史成是役也學士禕總裁編摩之臣則趙堦朱右具瓊朱伯清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殷

彌 玉彝字常宗嘉定人師事孟長文長文為金履祥弟子故彝學有端緒若文則精嚴縝密所自得為多會稽楊維禎以文雄吳越間彝獨以為文妖作文詆之史成以母老乞身後與高啓同坐魏觀事誅貝瓊宗德人元末隱支山無邊幅博通經史百家有文譽雖武夫將較皆知敬禮中都國子監助教終官朱伯清名濂以字行義烏人幼從元侍講學士黃縉學洪武三年用薦預修元史及大明曆日授翰林編修嘗扈從鳳陽途中作紀行詩以獻上覽之嘉歎尋和其詩賜之陞楚府長史居官恭謹自持著有文集及理學纂言二卷以耳聾致仕後終于家立亭午門外凡政事可式及詔令善者書而鐫之碑天下學識篤行之士應詔送至尚書考最得十八人其日太史奏星象文明之祥上曰此唐太宗一代之選朕得之一日皆以為御史中書省左丞楊憲以罪伏誅楊憲陽曲人從父宦寓江南上克金陵憲進謁

與語悅之令居幕府憲美姿儀通經史有才辦嘗使
 蘇州張士誠還稱旨除博士諮議擢江南行省都事
 時軍國多事征調日發文書填委憲裁決明敏然為
 人深刻常以計中傷人久之出為湖東行省郎中還
 陞按察司使遷中書省參議又出為江西行省參政
 召入為司農卿未幾參政中書省尋改河南行省參
 政洪武二年調山西是年召為中書省右丞至是遷
 左丞憲在上左右既久熟于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
 同列同官張杲故元臣也憲忌其才出己右欲搆害
 之杲嘗居間與憲言吾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
 吾妻子又皆在他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鈎摘其言謂
 杲謀叛且出杲手書証之杲遂坐誅憲自是專恣日
 甚喜人伎己徇利者多出其門憲為司農卿溯西初
 平憲以其民富貴欲厚斂以資國因增其賦畝民皆
 怨之其自山西入中書也凡舊中書吏一切罷去更
 用己所親信者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
 其誣違一日翰林編修陳桎入謁憲以押字示之桎
 即賀曰押字大貴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桎翰林待制
 既又刺求丞相汪廣洋陰事令侍御史劉炳劾奏之
 汪廣洋坐免官憲又使炳奏徙之海南又教炳誣奏

刑部侍郎左安禮八人罪上覺其誣下炳獄太史令
 劉基併發憲奸狀上大怒令羣臣按問辭狀與炳等
 皆伏誅 八月定官民房舍車輿器用衣服之制改應天

府知府為府尹上曰中原爭鬪白骨在野中書省其
 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十月勅
 臺省延聘儒士番直午門與諸將講說經史上朝退
 見二內使靴而行雨中杖責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
 是因勅百官朝而遇雨雪衣雨衣十一月徐達李文
 忠等班師還京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還宮
 明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羣臣皆賀告武成于郊廟丙
 申大封功臣上曰朕論功行賞皆倣古帝王籌之二

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今爵賞次第皆朕自定若御
史大夫湯和朕里閤結髮相從功屢最然嗜酒妄殺
不繇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細而私其奴
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奮勇忘軀朕親見之奇男
子也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
奉主將命不守紀律雖勞不足準四人封爲侯平章
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獲其皇孫妃嬪重寶
悉歸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幼相從任使屢挫抑無
怨二人宜列公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勞事朕久給
軍不乏右丞相徐達朕同里從征自起兵時功最高

二人已公宜進封大國餘悉據功定封公無私如不
酬稱廷論之無後言皆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
者六人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故常遇春子茂
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
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山侯鄭遇春滎陽侯費聚平
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廖永忠
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
茂才子鐸蘄春侯唐勝宗延安侯陸長亨吉安侯周
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
興侯陳德臨江侯郭子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朱亮

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將較軍士皆行賞有差丁酉詔曰朕本農夫托身緇流遇時多艱入於行伍覩羣雄之無律遂率衆以渡江東征西討幾二十年荷天地祖宗之靈山川百神之助遂致強殞弱服華夷一統其何以答諸將六軍委身暴露之艱薄取輕收非古人中正道厚斂以重賞則損於民是用倉庫錢糧均其等第以謝軍士崇爵祿頒金幣以勞功臣昭告中外咸使聞知戊戌大宴宴罷上曰創業之謀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

多矣艱難得之當艱難守之朕今不敢逸卿等亦不可忘前事明入謝上退御華蓋殿賜坐從容歸功諸將達等稽首曰臣等起畝畝從陛下每奉成筭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分天錫陛下聖智非臣等能也上曰曩四方紛亂朕與卿等圖生而已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非淫卽貪奢侈者溺剽賊者鬪朕始有拯民之心當時張士誠恃財陳友諒恃兵朕獨無恃恃不殺人布信義守勤儉而已又恃卿等同心共濟其時

二寇相持人有言士誠切近勸朕先擊之擊友諒士誠必乘後朕謂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擊友諒

士誠必不能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此朕所以取
二寇之先後二寇既除或勸朕盪平羣盜乃取元都
或欲直趨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夫先聲既震
幽薊自傾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且朕
親至大梁止潼關之兵者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
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
行元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以故不勞而
克然擴郭帖木兒猶能力戰相拒嚮令未平元都先
與角力彼人望未絕勝負未可知矣事勢與二寇又
正相反達等皆頓首稱善祭戰沒諸臣上朝罷坐東

閣召諸武臣曰往在戰陣以力爲能以勝爲功今當
講求古名將功成後事君何道持身何禮所能保全
功名者何人常以爲鑑覈民數給戶帖封中書右丞
汪廣洋爲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劉基爲
誠意伯十二月大明志書成上諭諸將曰自古帝王
爵賞酬功刑罰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漢高
帝非功不侯終不免誅侯君集有功犯法唐太宗欲
宥之執法不可非二君之忘臣勞其臣自冒之也薛
顯始自盱眙來歸從朕征討皆著奇跡破慶陽追擴
郭帖木兒戰賀宗哲勇略意氣朕甚嘉焉惟其剛忍

屢戒不悛至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殺馬軍殺天
長千戶富奪其財師還富妻子哀經途次牽衣哭罵
訴寃於朕朕欲刑之人將謂天下初定卽殺將帥今
仍封侯爵謫居海南三分顯祿一以養其父母妻子
一贍富家一贍所殺馬軍家庶功過不相掩國法無
廢卿等皆宜戒顯所爲皆頓首謝始令祭無祀鬼神
遣祭歷代帝王陵寢上諭魏國公達等曰卿等決死
生從朕有年今宜少休可三日或五日一朝有大事
召議之達辭不許固辭又不許禮部尚書陶凱請選
東宮官屬罷兼職以專責輔導上曰朕慮廷臣與東
宮官屬不咸甚至釁隙萌奸漢之江充可以爲鑒設
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義也甲申享太廟行家
人禮百官免陪享享畢上諭禮部尚書凱曰鬼神享
于克誠心有警乃不放其鑄銅人高尺五寸手執簡
書曰齋戒致齋之日以致朕前

四年正月詔曰天下已定有功盡封大將收戈解甲
於武備之庫息馬家庭從善樂遊功名兩全古何過
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事朕十八年寅至戊歸勤勞
多矣漢之何參無以尚也其年旣高驅馳侍立朕心
不忍業許致政今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中書左

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總理軍國重
事焉命中山侯和江夏侯德興德慶侯永忠潁川侯
友德濟寧侯時出兩道伐蜀建圓方二丘日月社稷
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二月以臨濠傍近州縣通水
漕者隸中都凡十州十八縣甲戌上如中都壬午還
京召還薛顯於海南閏三月刑部搜繫囚得吳興人
王升所遺其子平涼知縣瑱書以奏聞升所遺瑱書
曰當官先廉貧士常也以仁慈撫民以忠勤報國以
謙敬處己暇日玩味經史則自然無私無邪又熟讀
律令則守法不惑蓋仕學不可偏廢人便附附子二

三枚川椒一二斤經稅乃來毋致餘物上覽書賜詔
曰昔元之初人務實學其後尚虛名干權勢朕習見
世情貪吝有如蠅蟻是慈父失教耶抑教而子不從
也爾升庭有善訓朕甚嘉之賜爾白金百兩絹千匹
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復爾家四月徵天
下儒士下第貢舉及山林隱逸農而志仕者給廩傳
遣之上曰朕渡江來元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無甲
兵之援以身殉國可謂忠臣其祠祀之五月詔曰朕
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悉
將士之勞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戡戎夷

北靖沙漠皆以中國精銳屯守邊要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黎庶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事豈得已念惟江西之民土豪割據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九年矣兩浙歸附以來貪官污吏害民肥己亦四載于茲今雖掃除尚未蘇醒其皆免今歲秋糧於戲四海蒼生日暮念之事有緩急故恩有先後唯爾下民體朕至意七月命侍臣編次存心錄成命中書省毋奏祥瑞災異蝗旱卽時報聞蜀平封夏明昇歸德侯羣臣賀定科舉制唯吏胥毋應試八月上謂侍臣曰孫武論將使愚使貪其言殊謬夫武臣當量敵制勝智勇兼盡不可使愚捐軀殉國以廉養士不可使貪關中饑賑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乙丑月食十一月命官吏犯贓者毋貸十二月賞平蜀將士

五年正月詔犯罪當謫戍兩廣者發臨濠屯種元王子把刺瓦爾據雲南未服遣翰林待制王禕招諭之元王子欲屈禕禕不屈死之賜徐達李文忠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弓矢卿宜此賜以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鴈門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宋國公馮勝爲

征西將軍出金蘭征擴郭帖木兒於沙漠命衛國公
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
將軍討古州田州澧州諸處洞蠻二月上謂羣臣曰
朕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怠政卿等當體朕懷立
申明亭於府州縣及鄉之里社人民有犯書其過名
而榜之三月壬戌月食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五月置諸司齋戒牌祭則設之文曰國有常憲神有
鑒焉不兩命宮中自后妃以下蔬食遂兩詔曰朕本
草芥之士失習聖賢書摧強撫順無常寧處一槩粗
疎民不見化鄉市里閭尚染元俗天下太定禮義風

俗可不正乎曩時兵亂民散因爲人家奴者詔書到
日卽放爲良民有家貧殘疾并老幼少壯不得已乞
覓者本里里長及同里人戶助給之工商農業皆聽
其故俟有餘贍然後償還有司時察焉不資給者驗
存其家糧糗可以足用餘沒官賑濟里有出物周給
者有司具奏聞孤獨廢疾養贍之孤老院聽出乞覓
圖剩餘筆楚者以鬪毆論誣告者抵罪民間歲時宴
會拜揖坐次皆序齒治父母喪富母僭奢貧母妄費
若信惑風水暴停棺柩婚姻論財夷虜之道蒙古色
目人旣居我土許與中國人往來嫁娶人民避兵散

之四方今復故里有丁少田多不許依然占護若
時丁少歸則丁多許於附近驗官耕種僧道本以誘
俗若修齋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有司嚴治之福
建兩廣等處有豪戶閹割人驅使者以閹割抵罪沒
官爲奴於戲以朕德薄恩澤未孚倉庫未盈六軍四
戍尚慮未悅下民之心恐貽天怒夙夜淵冰咨爾臣
庶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六月置遼東金復
海蓋四州句容民獻嘉瓜二賜錢千二百鑄戒后妃
之辭於宮中作鐵榜申戒功臣毋縱奴僕倚勢作非
稱保全終始之意八月上日正旦稱賀禮固宜然冬

至亦賀於文多矣朕考妣早逝生日不勝悲痛其皆
罷賀九月聖壽節齋居素食自是歲爲常十一月建
公侯第宅于中都詔將士戰衣旗幟用黃赤二色召
徐達李文忠還京十二月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
理道之原朕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民農衣足食理
道暢焉有司不遵朕命給絲赴京往往無桑株數日
學校緣絲甚違朕意今後敢爾論違制杖降罰歷三
年後注吏民有不奉者如律究之上觀浚河三山門
見夫卒裸行水中命罷役曰今日重裘猶寒卒苦乃
爾遂併遣工匠之營中都者

六年正月來朝守令陞辭上諭之曰慈祥愷悌身德也刻薄殘酷身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人朕之任官取用惟賢舉廉與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僞慈祥者必不愛僞愷悌者必不誠命李文忠徐達防邊山西北平已召還擇天下少儁舉人擢編修賜冠帶衣服讀書文華堂詔太子贊善宋濂等爲師光祿寺日給酒饌皇太子親王迭爲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上政暇評定其文焉諭御史臺臣曰古云不剛不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常見貪者執謙謙貶爲佞廉者尚氣氣增爲激夫

以中處剛剛則不激以正處柔柔則不佞二月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以古帝王義士爲優戲丁亥月食增築國子學舍諭中書省臣曰有司科舉所進能以學問措行事者絕寡虛文相冒自今罷之其察舉賢才先德行次文藝庶學者知嚮焉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昭鑒錄成上序之曰人雖至明不免過誤若覺前誤脩德消愆子孫福也已不省改加之子孫囂囂不律好還有日矣靖江王守謙跡父之惡雖未盡彰彷彿如之朕特命儒臣撮歷代藩王事跡使日朝夕書編未成是子不悛今示吾諸子朕自平禍亂以

來憂懼萬千豈無前誤深懼積愆德薄才疎不足補過熟察慎戒必我子孫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爲右副將軍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備山西北平諸邊上曰同艱已久今宜少休故往者命卿已復召還今聞胡人窺塞事不可已卿等至邊圖上方略俾朕覽之覽臨濠皇城四月賜廖永安俞通海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諡號命有司春秋致祭元御史大夫福壽廟曰疾風草勁板蕩臣忠所以勸也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命吏部訪求賢才五月御製祖訓成几十

三篇序曰自古國家建制立法皆在始受命之君夫其備嘗艱苦閱人多而歷事熟比長深宮甚相遠也朕起孤貧委身行伍繼而收覽英俊竝驅羣雄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內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與羣臣議定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茲復爲祖訓一編開導後人首尾六年七更乃定豈非難哉俗儒是古非今姦吏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莫就是書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成法命省臺六部教屬吏經史時務年終考之六月嘉瓜生句容獻太廟七月

黜左丞相汪廣洋以胡惟庸為左丞相八月甲申月
 食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而瑣
 瑣殘胡不能盡討孰任其咎朕為爾言今駐師處比
 有家室一也肥馬輕裘不知下人饑寒二也玩愒因
 循三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魯仲連以為將軍有
 生之樂無死之心今殆類歟翰林臣言日曆秘藏天
 府人不得見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編集以傳許之
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 九月改臨濠府為中立府十月徙山
 西諸州縣邊胡民實之十一月諭皇太子諸王曰用
 人之道當知奸良奸良之知受事自見知良不用知

奸不去誤之始也既知奸矣去復何難所得侮惑多
 緣姑息潞州貢人參上止其後進日聞參難得因謂
 省臣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開畝苑中觀其耘耔
 割穫亦足自適太原歲進葡萄酒今亦止焉君以養
 民豈累人口腹哉十一月詳定大明律十二月併省
 僧道寺觀禁為尼

七年春正月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時上謀建閣
 江樓既日食欲罷工先以記試羣臣羣臣皆進記上
 乃為文曰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賢而後興朕自謀
 心欲役囚徒建閣江樓于獅子山朝無諫者上天垂

象責朕不急朕心惶懼卽日念罷聊試諸臣爲記獻者比比終無異超朕特假臣言而自尊不覺述而滿章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詢臣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拒勢朕將樓之名曰閱江雖工未命爾先爲記臣某拜首稽首言曰臣聞古若天下作宮以居高城深隍以防皆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臣請較之而後舉且夫金陵形勢豈不魁哉昔孫吳居此以有南土奸操忠亮卒不能取論所繇然一絲長江天塹次繇吳德以沾民豈假樓閱江扼險而拒勢者歟夫

宮室之廣臺榭之崇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不爲皇上撥亂返正新造邦國聲教遠被守在遐荒爲民父母使愚夫愚婦無有讟謗臣之願也臣雖違命文不記樓謹拜手稽首頌陛下納忠款而斂興造息元元於市鄉是庸作歌天運循環百物禎頌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聖德齒豁鬢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三月召徐達等還京詔高麗國三年一聘海外之國以世朝五月大明日曆成六月上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設官與煩劇同者量減之母疲民

供七月勅中書省臣曰甲冑之成勞民矣其初剡山取礪鍊石成汁凝精爲鐵然後鎚鍊剪製聞陝西甲甚多當繡蝕零落使視而修整之西番獻葡萄酒上曰中國有秫釀其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八月改中立府曰鳳陽詔曰咨我軍士爲朕開疆拓宇歿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棲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不能存恤民間避兵者亦有至今父子分離或子歿親老或親歿子幼靡所怙依此皆朕過有司具名聞朕安居存養之增列侯武臣祿秩上曰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五載今旣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厚禮而歸

之復遣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選元時宦者二人送之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周王橚服慈母斬衰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碁十一月勅禮部定服制尚書牛諒等奏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碁庶母無服上曰父母一也等殺至是乎因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大政三代喪禮節文甚詳散於衰周阨於暴秦漢唐以降諱亡忌疾莫能稱議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者適變之宜古來成禮其考定之濂歷考以奏上爲書曰孝慈錄序曰朕貴妃薨逝勅禮官定儀翰林稽古典人以周

儀二禮爲信云父在爲母服朞庶母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對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再三孔子之說有大義焉宰予問期可已以爲不仁與昭公事何異也蓋當是時諸侯自專不有天王矣喪禮久出於天王昭公諸侯也問孔子欲更之可乎孔子必不教人不忠及宰予閒居乃始諭朞之非可見爲母服朞不近人情矣夫禮出天子上行下効今天子皇子母服朞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謂必然將堯德靡耶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乃再命諸儒考索羣書以報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

四十有二人願服朞者十四人服三年者二十八人絲是觀之三年之禮豈不令人情者哉夫父母一也父服三年在則朞母其於人情何如且古人新喪飲食不入口者或五日或三日或六日七日或朝抵暮而非悲號或三年不語焉服內生子謂之不孝朕覽書度意皆太過不近於人情果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矣在民人則生理罷在王家則國事紊非萬古不易法且夫庶母無服則父死而子可乘之耶朕觀宮生之君好任山林之士爲股肱致牽制文義徒非今是古非天子不議禮朕立爲定制

子孫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長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五服喪制竝著于書使內外遵守之詔曰釋愆宥罪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愼恐有罪重而僥倖自脫者肯災肆赦怙終賊刑書明載焉漢唐及元懦君承業權絲奸佞因有大赦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奸頑漏網鬱抑多寃日者五星紊度黎庶匪寧乖仁悖理非朕而誰特令條陳諸罪若果眞犯雖答不原其餘註誤因人致罪者盡在赦下詔中書御史臺官吏有罪先發鳳陽屯田者選其年及四十之上復用之年未及者仍畱屯田故犯公罪經宥免者亦復錄用十二月御註道德經成序曰朕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皇皇宵晝訪究諸人人皆我見試簡羣書得道德經文淺意奧莫可知通遂罷觀之旬日又獲他卷註家復異朕悉視盤桓意欲試註恐令後笑一日見經云民不畏死奈何死懼之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豈不應歟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斯經之文外虛內實貌態彷彿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覩實象雖形體之如然

欲捫撫而不得故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
知莫能行豈不信哉夫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
則知己象之不虛物外求真乃能探其一二之旨朕
雖非材惟知斯經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
極寶故悉丹衷利於後人

